

# 捕捉一夏蟬鳴： 記臺灣的《櫻之聲》

文——林秀珍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教師

攝影——覃子君

“

「跨語世代」這個名詞在年輕學子的習得經驗是如此陌生，我們從文本閱讀做起，透過影像了解詩人生命的密碼……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親近，更發現臺灣的土地是黏的，臺灣的文學是親切的，屬於臺灣獨特的美學形式都因著文化底蘊的厚實而力量無窮。

”

今年一月寒假初，臺南女中多元選修課程「玩臺灣·文學」正在臺文館進行學生導覽時，臺文館館員子君帶著燦爛的笑容走來，談起下學期可否有機會合作？就這麼五分鐘，約定了臺灣文學館與臺南女子高級中學攜手推廣實驗性校園讀書會「我們的文學關鍵字：跨語世代」計畫，就這麼拍板定案了！

合作的方式我們這麼討論著，分別先在4月21日（五）及4月28日（五）以校園讀書會方式，邀請陳澄州老師與林中力老師蒞校帶領學生閱讀跨語世代的作家文本；爾後再參與5月31日（三）在臺文館舉辦的《櫻之聲》紀錄片放映及映後座談。如此扎實細膩的計畫內涵，合作期間，彼此耐煩處理行政繁瑣的細節，在館方的協力下——搞定，這時代推動臺灣文學的夥伴還必須具備十八般武藝，讓臺灣文學曙光在校園微微亮，感謝這份熱血的使命必達，讓臺灣文學的綻放得以一棒一棒承接。

這樣的主題「我們的文學關鍵字：跨語世代」對學生來說是陌生的。所謂「跨語世代」指的是1920年前後出生的作家們，受過完整日本教育，並以流利的日文創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戰敗，並交出臺灣的統治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後的去日本化政策與國語運動，令前述約20多歲的作家們被迫跨越語言，捨棄過去所使用之日語，重新學習以中文創作。然而「跨語世代」這個名詞在年輕學子的習得經驗是如此陌生，因為校園的語文教育對臺灣文學的區塊是斷裂的。在教育現場的語文教學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考試，告知臺灣學子，現代詩是從在中國現代詩史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戴望舒等的傳承脈絡連結到戰後臺灣現代詩四大詩社，被噤聲的日本時代彷彿沒有詩沒有文學，這是語文教育多年來

展覽與活動



在讀書會中，陳溇州老師（左圖）及林中力老師（右圖）帶領學生們先透過「讀詩」，感受詩人面對失去語言的困境。

呈現的狀況。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一部《櫻之聲》紀錄片，記錄了臺灣重要作家們「跨語世代」的身影，記錄對象包含：堅持以日文創作、咸認在俳句上成就最高的黃靈芝、創辦笠詩社的陳千武、林亨泰、錦連和前輩詩人羅浪，以及詩人兼長期擔任笠詩社社長的黃騰輝等人，影片中帶領陌生的這一代人回到日治時期至戰後，也在影片中看見失去語言的作家們如何在創傷中書寫，如何走過生命裡語言斷裂但思想澎湃的一生。

因此這一代人如何理解上一代的失語、跨語，當然就是從文本閱讀做起，也就是說紀錄片觀賞之前，透過讀書會的討論來幫助自己了解影片的情緒與感受。在讀書會中，學生們先透過「讀詩」，感受詩人面對失去語言的困境，失去語言，並不等於失去感受力，甚至迸出的生命火花是詩人的火炬燃燒，如林亨泰〈新路〉：「台灣正揚起她年輕的芬香／而把那火炬向於整個樂土照照看／尋找有過苦難沒有／也要讓那火炬亮得使罪惡無處可逃」。亦或者對自己的認同重新崩裂，如陳千武〈影子〉：「專制的太陽壓在頭上的時候／我底影子長不起來／影子好像脆弱的自尊心／自尊心拖著——」。詩人敏感地感受外在的不可知，以及連結複雜的未來，錦連〈在月台上〉這麼說：「一邊掛慮著自己不確定的前程／一邊掛慮著長在鐵橋下那一片芒草枯乾的／將會在我的歸路上出現的那淒涼的河床景象／而往往要向宿命論傾斜的 我的——／我的腳

本究竟被寫成什麼樣的結局？」詩人切入的情感與身邊的故事那樣接近，有位學生這麼說著，如同她家中阿公的心境。

詩跨語，情感隨之跨界，流動。詩不跨語，成為生命的堅持，依舊。

讀書會之後，我們更加渴望透過影像了解詩人生命的密碼，更想藉由生命理解後連結消失的共感。5月31日《櫻之聲》紀錄片的觀賞，以及導演黃明川先生的親臨分享後，讓我們深深感動著詩的語言無論跨語不跨語都是深邃的靈魂蟬鳴。

一部影片從構想到拍攝，這一晃眼是黃明川導演二十二年的歲月人生，歲月流動，青春駐足，駐足在黃靈芝詩人的俳句美學中。如果俳句必定要有一個季語以及眷戀之情的當下捕捉，黃靈芝詩人用安靜的靈魂告訴我們所捕捉的臺灣是如此的生猛



活動合影。右起鄭邦鎮教授賢伉儷、臺南女中林秀珍老師、李沛霖同學、黃明川導演、臺文館廖振富館長、張信吉組長。



在廖振富館長的支持下，我們展開一趟從校園到博物館，從文學到影像的跨世代旅程。

過癮。如《櫻之聲》影片中提到臺北市場的芒果倩影，就是不可思議的豐收富足。在臺灣，隨著由南到北芒果不同時間的盛產，竟讓芒果的生長期有著持續不間斷的幻象，生活在臺灣，口腹享受是飽滿的奢華，這是屬於臺灣的眷戀，生命的當下並非瞬間的閃爍而凋零，擁有滿滿的持續滋味，這滋味在甜美中醞釀不散。黃靈芝詩人筆下的臺灣俳句是充

滿臺灣味的自然韻味，而黃明川導演《櫻之聲》影片中，所說的不只是跨語詩人的故事，而是讓我們看見自己的故鄉臺灣是如此獨一無二。

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親近，更發現臺灣的土地是黏的，臺灣的文學是親切的，屬於臺灣獨特的美學形式都因著文化底蘊的厚實而力量無窮。感謝這一季夏的相遇，文學，臺灣，攜手。☞

## 一層層剝開詩的內涵

文／李沛霖 國立臺南女中學生

首先，這一連串歷程，我想先由讀書會說起。

在讀書會之前，已有簡單讀過幾位跨語詩人的詩作，隱隱約約能猜想到詩人欲表達的內涵。然而，對於詩人跨越語言和殖民統治下的痛，那時的我還不是很理解。

直到看了詩人的生平小傳後。

雖然教科書裡曾提過日本時代和國民政府時期為了統治人民的高壓作為，但對於一個學生而言，也許只是課本上寥寥幾行文字，為了考試而背下來。但是，我們忘了那是真真切切發生於那個時代的事，改變了多少人的人生，也許一輩子都要苦於戰爭的夢魘，也許必須承受語言轉換的無奈，也許在威權之下只好被迫噤聲。

即使時代動盪不安，詩人並未因此停止創作。心中的憤懣、無奈、哀愁必須排解，於是，詩人只好換句話說，只好利用象徵的手法藏住失去性命的危險。當我們如洋蔥般一層層剝開詩的內涵，不禁感嘆自己多麼幸運生於這個可以自由發言的年代，不必擔憂自己寫下這些詩句後是不是還能見到明天的太陽。

除此之外，讀書會也帶領我們認識了現代主義，了解臺灣文學的歷史分期。在不同年代的歷史背景下，深深地影響了文學的發展。但是，不論時代如何改變，不變的是詩人永不停止創作的心。這也是我所敬佩的。

關於個人，在這兩場讀書會中，我學會承擔。作為主辦的同學，自然不能將責任推給他人，因此，即使遇到自己無法解決的困難也必須想辦法尋求協助，並且從中學習。當一次次突破難關時，自己也蛻變許多。

之後，進到臺灣文學館與導演、館長、老師和來賓一同參與紀錄片放映暨映後座談，那又是另外一種感動——聽著導演分享，我明白紀錄片背後其實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祕密」，就像海明威曾說的：「我總試著以冰山原則寫作。水底的部分占整座冰山的八分之七。凡是你所知道的東西，都能刪去；刪去的是水底看不見的部分，是足以強化你的冰山。」看不見的，必須與紀錄片產生共鳴，然而，這亦是最能感人所感、扣人心弦的。不僅如此，我亦在座談會聽見來自四方的人之所想，就好像瞎子摸象的故事，每個人感知到或許僅僅是一小部分，唯有彼此交流才能洞悉事物的全貌。

此外，我還學到了勇氣。

對於我而言，文字比口語更能表達我內心的澎

湃悸動。因此，當這場活動的日子漸近，我的心情也愈發忐忑不安。並非由於毫無準備而心慌，而是對於自己的口語表達能力感到徬徨。但是，無論如何，我都必須跨出這麼一步——如同時間，並不會因為某個人失足跌跤而停止前進；我的生命，也不會因為駐足不前而變得充實一些。於是，我小小的希望這麼一步，能讓一部分人看見跨語詩人在時代裡的堅毅不拔，不已於風雨。

另外，我想這一連串的活動目的在於「讓文學前進校園」。自從進入高中以來，時常和文學館有些因緣，三年的時光，因為文學而精彩。所以，文學館已經達成目標了，並且做出了相當的成績。多虧臺灣文學館，以文學豐富了學生們的人生，即使未來各自踏上不同的旅途，但心中總有個種籽靜靜等待發芽，等待生根於各個領域、各個角落。

最後，是無比感激。

感謝臺灣文學館，給我們一個機會認識跨語詩人，我相信，這將會成為生命中的養分，滋養我們的人生；感謝秀珍老師，一路支持，像大樹庇蔭著我們這些小樹苗，是風雨中最安心的依靠；感謝校園讀書會陳澄州博士、林中力教授的導讀，讓我們對跨語世代詩人的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感謝黃明川導演，帶領大家看見紀錄片更深沉的內涵；感謝可愛的同學們，從讀書會至文學館一直都在，因妳們的參與，在彼此的生命中寫下了一頁美麗的篇章。

我驀然想起作家陳之藩的一句話：「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吧。」

因此，我由衷感激上天，賜予一段如此美好的機緣。✎